

● 当代西部风丛书

凝聚与裂变

苏继常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部风丛书

凝聚与裂变

苏继常 主编

责任编辑：陈 琳

封面设计：张 磊

封面题字：吴静林

凝 聚 与 裂 变

苏继常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6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1172-4/I·409 定价：2.85元

序

正要提笔写这篇短文之时，我正致力于研究企业文化，以期有真正的企业家集团遍布祖国大地。曾几何时，一些高等学府的教授们讲改革，条分缕析，口若悬河；写改革，洋洋洒洒，宏文连篇，那么自信，那么乐观。现在也转动了方向盘，把探索视线由高等学府移向企业，这不是逃避，不是退却，这是实践修正了他们对改革的盲目乐观的认识后作出的有深深刻意味的选择。

从职业构成上看，中国最缺少的是企业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现在是多了一些，但仍迷离扑朔没有完全从官员的形象中蜕变出来，仍有这样那样的粘连——擅长摆弄权力的指挥棍，不善于操纵科学管理的杠杆。自然，这是笔者主观定格观察的静态现象。其实，现实生活何尝静过！人都在运动过程中变更着自己的形象，企业家岂能例外。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塑造自己的独特形象。他们是我们社会的新人。这一层人的队伍不庞大，素质不高，影响面不广，在现今的社会舞台上如果还没有变成主角的话，改革就会缺乏骨干力量。把改革理解为几条决定的贯彻，几项措施的实施，那是很肤浅的，只会使一些人在感情上大起大落。盲目的乐观和轻率的悲观会形成大的反差，点滴成绩会遮住眼睛，一次两次挫折又会丧失信心。我们现在的许多新闻和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在改革的宣传上就造成这种效果。改革在中国

就意味着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今第三世界都在进行着。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就得使这场冲突以工业文化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要争取全胜，得靠政治家们的英明决策，思想家们的点拨启蒙，文学家们的激励呐喊。但是一点也不能忽视企业家们在这个文化转型中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因为他们在工厂不仅生产着物质产品，而且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协作关系。他们的活动本身是物质的，可是却能衍生出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创新意识的精神内涵。说他们是创造新文化的骨干力量一点也不夸张。这不是他们自封，也不是别人过分推崇，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最重要的一条就因他们是现代工业的代表者。他们只有廓清小生产意识的包围才能充分显露他们的历史作用。

自古轻商的传统意识曾经贬压着他们的社会地位，老观念的人对他们轻蔑地喊一声“厂家”、“商家”，或者从等级观念出发，先探听他们属于什么级别，而后采取相应的态度。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把他们推到历史舞台中心，他们的卓越表现改变着人们的偏见，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重新认识他们，评价他们。就在几年前，若想在电视上显影，广播上传声，报纸上亮名，要么受到级别限制，要么具有特殊身份，否则企业家很难挤进去。现在只消略略注意一下，已经有了可喜的变化。他们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聚宝盆，相当多的人相当多的单位甚至一些领导机关也求他们赞助；他们成了时代的明星、记者、编辑、作家、影视编导把他们作为表现对象。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他们变得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显赫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大倾斜，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工业文化取代农业文化的一个重大标志，它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旧的价值观念。

这本书是一些青年作家、青年记者怀着满腔热情写的。他们是把一批新疆的企业家向社会广而告之。这些企业家身上都还带

着西部风，也许还很嫩，还没有沿海城市企业家的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但他们毕竟是新疆沃土中的新人。由于他们的出现，新疆社会职业构成正发生着变化，他们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的审美宫殿。这本书是张扬企业家的，这种张扬本身就是观念更新的表现，它的出版发行又会使许许多多读者受到感染，使他们对企业家刮目相看。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企业家享受的社会地位是成正比的。经济越落后，企业家越不为人重视，就越有为他们宣传的必要。我希望新疆能涌现出更多的各民族的企业家，

孟驰北

1989年4月25日

目 录

	孟驰北	
	序	1
	邱文银 朱保章	
	凝聚与裂变	1
	张 弓	
	登山的人	15
	朱保章	
	走出盆地	25
	邱文银	
	不安分的“弄潮儿”	40
	刘旭平	
	清粼粼的天河	51
	邱文银 周志卓	
	朝晖曲	63
	邱文银	
	腾飞的“白天鹅”	69
	郑新生	
	桃树园飞出的歌	74
	李春盛	
	没有鲜花的路	85

李延平	矿山，男人的舞台	101
徐加龙	邱文银	
	田园之光	109
朱保章		
	开掘世纪地层的人	117
姜志武	李金波	
	隽永的歌	129
姜志武	安小琴	
	梦·泪·“而立”的足迹	136
胡康华		
	信念	142
李延平		
	寻找感觉	158
苏宇		
	兰天和他的生存意识	167
仇俊林		
	七化现象	178
刘旭平		
	小城故事多	188
卢春萍		
	城市，悄悄兴起了一支队伍	194

凝 聚 与 裂 变

邱文银 朱保章

这是距吐鲁番市东郊四十三公里的七泉湖。这个地名让人一听就感到有那么一种诗意，产生许多美妙的遐想。恰好这又正是初春的时节，浅蓝明净的天空飘着几朵轻柔得叫人恨不得摘下来绕在手里的云丝。并不很远的地方，是横亘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从这里看，那山的奇特形状和彤红的颜色，就像是一堆巨大的正在跳动着的火焰。这时你也许会想，这该是多么大的能量啊？！

他叫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是吐鲁番市煤矿的矿长，这篇文章的主人公。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里不知怎么地，“咯瞪”一下子。因为这位矿长的尊容实在太难恭维了。

找到了煤矿的时候，记者向那儿的人说明了来意。但他确实不在办公室。

有人朝那个黑洞洞的井口一指：“矿长在下边呢！”

马上有人下井去叫。

一会儿，矿长出来了。中等个子，敦敦实实的一条汉子。穿着一件蓝布工作服，腰里扎着一条不知是哪里捡来的麻绳。脚下是一双橡胶靴子，每走一步都从靴口传出一种“呱叽呱叽”的声音。当然，安全防护帽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防止顶板掉下的小煤块外，那上面擦得锃亮的蓄电池灯，还可以在漆黑的井洞里提供照明。只是那顶防护帽下的脸，竟跟那黝黑的帽子是一个颜色，显得那双眼白白得耀眼。

记者向他说明了来意。

艾力尼牙孜笑了。原来牙也是很白的。笑的声音很响，带着很大的回声，像是山洞里发出的声音。

“嗨，嗨……我跟前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嘛，没有什么。”

他就用这种像从山洞里发出的声音说话。当然他的汉语说得不很标准，但绝不生硬。他一只手伸过来和记者握手，另一只手摘下头上的帽子。

记者握住对方的手时，感到了一种力量。他注意到，艾力尼牙孜的手臂似乎比一般的人要粗壮得多。一抬头，又看见他的头上竟夹杂着不少白发。不知怎么回事，此时在记者的感觉里把黑得炭一般的艾力尼牙孜和他身后那座有着火一般颜色的山叠印在了一起。

这里是七泉湖。和许多有着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的地方一样，能听不能看。象拥有“神仙崖”这么个充满诱惑力的名字的地方，也许实际上会把人吓得腿肚子转筋。一个人取名叫“发财”，也许正是因为太穷。而这里之所以叫七泉湖，也许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一片茫茫的戈壁荒滩，而那周围的一溜像是很胆怯地缩头缩脑的小山包子，是无论如何不能称作“泉”或是“湖”什么的。

当然这是属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故事。

有这么一个维吾尔家庭，就像是胡大早就给安排好了似的，一辈又一辈，男人们在那山包子上开一个洞，洞口支上两根木棍子，然后爬进去，匍匐着用十字镐一点点地抠出些煤来，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换回点糊口的粮食。就这么挖了背，背了挖，但总是挖不出幸运，永远背不走贫穷。

四十二年前，这个家庭又呱呱降生了一个男孩。这意味着祖祖辈辈的命运之轮又有了继续转下去的接力者。这就是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

当然，任何一个家庭的命运都是与时代紧紧相连的，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与时代紧紧相连的。与五星红旗同时到来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命运。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幸运地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员。

当艾力尼牙孜吸吮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青年时，他成了吐鲁番市煤矿的一名工人。同样是挖煤，而且那时的劳动条件也还仍然是很艰苦的，但艾力尼牙孜挖得兴致勃勃，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现在他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记者问他：“你喜欢七泉湖这地方吗？”

“当然！我的爸爸，爸爸的爸爸，都生活在这个地方！”他沉思地说。

那么，如果再有一次选择职业的机会，你选择什么？

“挖煤！”这次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宛如在山洞里回响着。

任何文字都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不知是套用哪位哲人的，反正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因为下面的叙述，将跨过十几年，而把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这十几年的经历压缩为过

于干巴的一句话：

——他作为一个工人，勤勤恳恳地在普通劳动者的岗位上做着默默无闻的奉献。

在这一叙述之后，还得补充一个极小的插曲：当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干活肯下死力气，脑子灵活，当时的矿长认定他是个好苗子，有心培养他，不让他下井。可他不知认了什么死理儿，非下井不可。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当上了矿长，也总是爱往矿井里钻，坐办公室倒像是在受罪。

这么看来，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与煤之间，确实像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当共和国的改革进入1987年的时候，在艾力尼牙孜身上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把人们都弄糊涂了：当年人家要培养他，他坚决不干；现在，已经不是小伙子了，却又偏偏跳出来，要承包煤矿啦！他究竟打的啥主意？

应该说，这变化，艾力尼牙孜一开始也不是很明白的。下班以后，他家也不回，工作服也不换，坐在坑道口望着远处那座红颜色的大山发呆。

艾力尼牙孜阿洪、艾力尼牙孜阿洪，你真的傻了吗？真的变成傻郎了吗？你已经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难道真的还想像青年巴郎子一样出头吗？你还能干出点什么名堂呢？再说，这可是风险很大的事，搞得不好，叫全矿二百多号人跟着你去吃西北风呢？俗话说，劈柴禾的地方不要站，你为什么偏要冒这个险呢？

可是另一个声音也不断地在他心底响着：喂，你怕了吗？你要是一个挖煤人的儿子的话，就站起来拍拍自己的胸膛，大喊一声：儿子娃娃，来吧！凭着你十几年的经验，应该能比现在搞得更好些！

夕阳把那红色的大山染得更红了，像腾天的大火。艾力尼牙

孜好像是头一次见到这景象，痴迷地看了许久，许久。它为什么烧得这么红呢，为什么，为什么？他完全是无意识地想。最后，他站起身来，冲着那大火样的山，挥起拳头，狠狠地捶了捶那胸大肌十分发达的胸膛，大声地喊道：

儿子娃娃，来——吧——！

后来，他真的承包了煤矿，当了矿长。

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那燃烧着的大山总在他跟前跳动着。

这个矿只有200多人，却有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在矿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许多锦旗，“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党支部”，一面面就像一团团热烈的火。

听说记者采访，工人们越聚越多，都想对记者说说矿长的事儿。

那是1987年的事了。11月16日晚上，下班的人们已经围坐在饭桌旁，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居住区的道路上，恋爱中的姑娘小伙已在散步中开始了美妙的辰光。谁也不可能知道，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一场残酷的恶作剧。

“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紧接着，一声声撕心裂胆的呼喊传来：

“七泉湖矿沟三队矿井塌方啦！快救人啊——！”

七泉湖矿是吐鲁番的另一个企业，此时还没有下班的艾力尼牙孜，立即组织了18位工人，带着穿孔机乘车赶赴现场。

像是中了什么魔法，三队矿井现场乌烟瘴气，坑道变了样子，找不到通路。

艾力尼牙孜急红了眼。他指挥着工人，用穿孔机钻，用十字镐刨，用手挖。

时间在流逝。穿孔机钻头发烫了。十字镐尖磨秃了。手指头滴血了。

钻。刨。挖。

艾力尼牙孜忘记了饿，忘记了渴，忘记了累，一直在现场，直到把坑道里的人救出来。这中间整整74个小时！

周文海，20岁，汉族，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也算是一条硬汉子了。埋在地底下的74个小时，他没掉一个泪星儿，也没有一点叫男子汉想起来就会脸红的想法。

然而，被救出洞子之后，周文海却变得“感情脆弱”了。他拉住艾力尼牙孜矿长的手，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叭啦直往下掉：“矿长，是你们矿，是你们矿的维吾尔族兄弟、回族兄弟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当然，感谢艾力尼牙孜和他的矿工的，不只是周文海一个人。如果说民族团结事业是千万人的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知道这件事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个民族，在心灵的深处都不会不发生一次强曝光。

你说巧不巧，这样的事还总给他遇上。另一个工人对记者讲起了他另一件事。

1988年3月的一天下午，艾力尼牙孜在吐鲁番市办完事之后，乘车返回煤矿。走到半路，艾力尼牙孜远远地看见前方一绿一灰两辆汽车紧贴着停在那里。他心里忽悠一沉。果不其然，车行到近前一看，是两车相撞，3个人已经死亡，另外7个也都伤得惨不忍睹。他立即叫驾驶员停下来，把7个伤员送往吐鲁番20医院，又在医院守护到深夜，直到伤员全部脱离危险才悄悄离去。

“你们看你们矿长这人怎么样？”记者问。

“怎么样？一个字，好呗！”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这时候一个工人没说什么，转身拿起一块煤说：“就说这煤疙瘩吧，看着普普通通，黑乎乎的，可是包着火哪！”

记者被惊呆了。这个煤矿工人的比喻是那么贴切。再看那块

煤，确实是乌黑乌黑的，却闪着亮光。真的，是一块优质煤。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困扰着。这决不是那种深邃哲学的思辨，但要解开所有这些问题，够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忙活一辈子的。

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肯定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挖煤人的儿子，顶多不过是200多矿工的矿长，也就是被满口京腔的哥儿们称作“头儿”的普通人。

但是常有一座挺大的挺高的山，燃烧着通明透亮的大火在他眼前跳着，他甚至能感受到那火焰的炽热。每当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总是像爆玉米豆似地爆出那几个字来，它为什么烧得这么红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每当这几个字一跳出来，他的思维就没办法运转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象是在练瑜珈功。

这使他很苦恼。但他也没办法。人毕竟不是万能的。

走在山坡上，艾力尼牙孜矿长的长胶靴仍然不断地发出“呱叽呱叽”的声音，像是里面藏着一只什么奇怪的动物。

记者感到很好笑，但没笑出来。他问矿长：“矿长，你每天都很忙吧？”

“忙，忙得很。这么一个矿，什么事情都要管，太忙啦！”他一边走一边甩那比别人粗壮得多的胳膊，又活动了一下腰。

这腰和胳膊的负担确实太重了。

像是为了给艾力尼牙孜矿长的话作注脚似的，一会儿就有两个人来找他，都是火烧火燎的样子。一个是请示煤的外运运费问题，另一个是报告井下安全情况的。矿长简单明晰地作了回答，那两个人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记者忽然想起一个问题：“矿长，你承包煤矿以后，在管理上采取了什么改革措施？”

听到这话，矿长笑了：“什么改革？你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是改革，只不过是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了。”

于是，伴着他那长统胶靴“呱叽呱叽”的声音，记者听了那么一个故事性极差的故事：

那是艾力尼牙孜刚刚承包的1987年初。

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且不说整个世界上有多少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吧，在中国的大地上，改革的春风也早已为无数企业注入了勃发的活力。而在这个煤矿，却还延续着过去那套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按出工天数发工资的管理办法。能干的不出力，想干的窝火，倒是那些不能干又不想好好干的，又省力气又高兴。这当然不能怪当时的矿领导不思变革，不图进取。这里信息闭塞，在较之于内地相对落后的新疆，这样的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艾力尼牙孜开始想办法了。他没有学过企业管理，没有很多的理论依据支持他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办法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十几年的挖煤生涯，使他知道工人，了解工人。他想，现在已经不是一提钱就犯忌的年代了，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试一试呢？

于是，他向工人们宣布了一条规定：工资不再是铁饭碗，要和产量挂起钩来。谁出的煤多，谁就可以多拿钱！要把勤的和懒的分开，不能出煤多少都一样拿钱。还有，放炮工最危险，拿钱最多。采煤工最累，当然不能和运输的拿一样的钱。而运输的也要下井，自然要比地面的拿得多。

这看起来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如果现在谁介绍这是企业管理的经验，也许会被认为是很可笑的，就像是在告诉人家吃饭必须用嘴的道理一样。然而，这么一件小事，却也反映了共和国前进的轨迹——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用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了。这不过仅仅是开始的一步，迈出这一步，历史的脚步曾是怎样地沉

重啊！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是艾力尼牙孜承包，别人也一定会这么做的。但艾力尼牙孜很幸运，他正赶上了这一步。

矿上的生产一下子变了样子，统计图表上的箭头着了魔似地一个劲往上窜。原来是上一班的工人早早地就停下手里的活儿，悠闲地等着下一班的来接班，现在却是交班的得要接班的抢工具才肯交。

难道真的是钱的魔力吗？

这是一个时代的困惑，是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在从讨论“斗私批修”转变为谈论“经济杠杆”后的一个大问号。

不论是谁，当听到艾力尼牙孜那像山洞一般带着回声的笑声时，都会感到：这是一个爽朗朴实的人。没有极为开阔的胸腔是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的。

彭泽森是矿上的一名业务干部。前年，他的孩子突然得了脑膜炎。在这么个地方，一般的头疼脑热的毛病倒还能对付，到卫生所拿两片药就行。可脑膜炎在这里，就得算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了。彭泽森一家急得团团转，只能找个车送医院了。他看矿长忙得四脚朝天，就没跟矿长说，自己到处联系车。倒也怪，艾力尼牙孜像是长着顺风耳，很快就知道了这事，立刻派了一辆车来到彭泽森家门口。很快，孩子被送到了六十多公里外的221团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事后，彭泽森去找矿长道谢，却被训了一顿：“不是你自己得病，是不是？这样子的病很急，你知道不知道？这么样子的大事情，我跟前不告诉，我跟前不相信吗？！”

彭泽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可他心里却不知是怎么回事，一颤一颤的，喉头发紧。

当然，艾力尼牙孜·阿拉马斯那有着山洞般的回声的声音，在他发火的时候绝不是悦耳动听的。矿上有几个人曾经领教过那